

新修订版

# 昨天的战争

上

孟伟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修订版

# 昨天的战争

孟伟哉 著

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天的战争/孟伟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3449-9

I. 昨… II. 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21791号

责任编辑:杨柳

责任印制:张文芳

**昨天的战争(新修订版)**

孟伟哉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201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41.875 插页7

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4次印刷

印数8001—11000

ISBN 978-7-02-003449-9

定价:93.00元

(共三册)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一九五三年初在朝鲜前线一八〇师五三八团团部阵地上



作者于朝鲜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感想和希望

我浏览了孟伟哉同志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一、二部),像读魏巍同志的《东方》一样,再次被感动了。它仿佛又把我带回到那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前线,唤起我许多回忆和感想,这大概就是艺术的力量吧!作为曾置身于那场战争的一名老战士,我不禁有几句话要说。

其一,当年我曾和作者在一块战地上生活过,因此我感到小说涉及的背景是真实的。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即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春夏,确实是朝鲜战争中极为紧张的阶段之一。我想,凡经过那场战争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曾是怎样的艰苦卓绝,我中朝人民军队是在多么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中,卓有成效地战胜敌人,逼使敌人的登陆阴谋告吹,并使自己转入强大的反击,最终迫敌妥协停战,为正义赢得了和平!

其二,作者通过对周天雷侦察小分队具有传奇色彩活动的描写这条线,着意于在广阔领域和复杂的战略全局上表现敌我双方司令部的智斗;表现我军高层指挥员对战争的驾驭和对战役战斗的具体组织指挥活动,在实战中刻画他们的形象,程度不同地涉及了战争指导的各个侧面。我以为,作者是在努力从军事科学的高度描写战争、揭示战争,表现战争的全局。的确,军事是一门科学,战争有自己的规律性,驾驭战争是一种艺术。指挥员能在战争舞台上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绝不是一件易事。战场上千军万马的冲杀,争战中每夺取一个胜利,无不凝聚着指挥员在战前战中合于情理的巨大劳动和智慧。战争,实在是争战双方实力和智力的竞赛。在这个

意义上说,作者通过艺术形式,努力表现战争的高层谋略,塑造指挥员运筹帷幄的形象,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因为这样更便于反映战争的全貌。

无疑的,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写了周天雷及其小分队的侦察活动,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展示了他们崇高、美好的理想、情操和道德风貌,歌颂了他们对正义战争所做出的英勇牺牲和巨大贡献,是成功的、有益的。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军事题材的作品多表现一些他们,也是很必要的。

最后,我最近获知:作者的这部书,是在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无耻地搞“三否定”(否定革命传统、否定革命历史、否定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干部),他自己也身遭贬斥的逆境下构思、奋笔、完成的。他是有感而发,是针对着那段历史的逆流而发,并且他特意把这部书定名为《昨天的战争》,从作品的格调里,可以感觉到他的义愤和火热的寄托,他在大胆地回忆“昨天”、启迪未来。他的这种胆识,我以为是很可宝贵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有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经历,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这中间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有极为丰富的战争指导经验。有非常宝贵的优良传统,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在两霸俱存、战争因素并未消减的当今世界,文艺作者们如能尽可能地多写一些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特别是表现大战役、大场面的作品,我想是党和人民所希求的,是进行新长征所需要的!

希望孟伟哉同志再接再厉,早日写出《昨天的战争》第三部,以更高的水平同读者见面!

郑维山

1982年1月

## 新修订版前言

人们不喜欢的事情,不一定都能避免,战争往往就是这样。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历时三十七个月又两天,震动了整个世界,仅直接出兵参战的国家和地区即达十八个之多。军事史家把它列为近代战争史上最大的战争之一,常拿它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而如果以在那个狭长的半岛上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 and 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资源计算,以其战斗之酷烈而论,它则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若干战场。无怪乎一些军事史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鲜和中国已经经历了第三次大战。

朝鲜战争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它的回声犹时时传来。人类将不会忘记它。

由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缘故,那是令中国人民特别激动的年月。当侵略者将战火烧到国门的时候,我国人民曾满怀义愤、前仆后继地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斗志极为昂扬。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一份战报公诸于世。那时,我正随另一支志愿军部队——第一八〇师,从宋代诗人苏东坡的故乡——四川岷江边的眉山城向北开进。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农历正月十五)夜间,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以刚满十七岁的年龄,和我们的大军一起跨过鸭绿江大铁桥。

我在朝鲜战场总共度过二十六个多月,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负伤,六月间被一列白色医疗救护火车送回国内。我是朝鲜战争的一名幸存者。

在那场战争进行期间以及停止之后,世界上产生了许多描绘它



的文学作品。那是世界分作两个阵营，意识形态旗帜鲜明，斗争尖锐的时代。朝鲜战争期间美军远东战区总司令迈克·克拉克上将便直言不讳地说，在朝鲜，“我们（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义，同样可以诉诸战争和谈判。”因而，不同国家的人们描述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其观点也便不可能相同。

我以一个中国军人的眼光看待那次战争。而且，我还想说，即使在中国人之中，由于种种原因，所有反映那次战争的作品，也无不带着个人的印记。

因此，奉献于读者的这部作品，既不可能没有中国的印记，又不可能没有我个人的印记。这里有我个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感情、感受、体验、观察和见闻，也有我个人在战争停止后几十年间的咀嚼和思考，还有几位老首长老战友的支持和帮助。

当我作为幸存者终于开始这一创作时，却不是因为过于安闲而沉湎于往事的回忆。

不是的。对我说来，它是一项严肃的事情，令我深为激动的事情。为了写它，我忍饥受寒，甚至变卖家当以换取温饱和时间。

我不能隐讳当年的情景和人们的观点乃至语言，正如我不能否认牵动了整个中国整个朝鲜和大半个世界的那场战争，那是历史。

感谢郑维山将军在本书重印时写下他的感想和希望。朝鲜战争期间，郑维山将军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在本书所反映的这个战争阶段，我所属的第六十军，恰巧归他指挥，他曾亲临过我们第一八〇师的战斗地段。虽然，那时，我同将军并不相识，然而，至今，我十分珍视将军对我的鞭策。

经历过长征的郑维山将军，已于二〇〇〇年五月九日逝世。从他一九八二年一月为本书写下他的感想和希望至今，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如此，他的文字仍全部保留。对我个人和这部小说而言，它是一个历史的纪念。

本书第一章至第四十九章，写成于一九七四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三月，以“第一部”形式出版；第五十章至第一〇七章，写成于一九七七年四月至一九七八年十月，以“第二部”形式出版；第一〇八章至第一一二章和二十篇尾声，写成于二〇〇〇年十月至十二月。此次

新排新印,对已出版过的两部作了修订,同时亦不再分部。按当初的构思,此书并不分部,只因为写到一定篇幅和种种缘故不得不停下,才有分部的做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本书“第一部”里,完全没有提到战场统帅彭德怀司令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元帅恢复名誉,在“第二部”里才得增写两章,速写素描式展示这位将帅的风貌。此次修订,弥补这一缺憾兼有其他推敲。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同志和该社社委会,对本书新排新印予以热情支持;责任编辑杨柳同志,为出版本书做了一系列辛苦的工作;我的朋友、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的房弘毅同志,为出版本书付出很多精力;在此,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以上文字,是《昨天的战争》二〇〇一年版前言的节录。

这次修订,较大的改动涉及第一章、第七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七章、第八十七章、第八十九章、第九十八章、第九十九章、第一〇〇章、第一〇七章、第一一二章,以及尾声第七;而尾声十八,则全系新写。

可以说,这次修订某种意义上是又一次创作,是对作品的细化、深化。当然,对于一部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而言,我的追求和努力再高再多,也难以做到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千百万人参与和卷入的历史运动,任何文学作品也难以穷尽毕现。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的感染力,以及对读者心灵的启迪。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夜开笔写作本书时,我将满四十一岁;二〇〇〇年写完本书时,我年过六十七岁;二〇〇八年修订完本书时,我已七十五周岁。总算起来,《昨天的战争》的写作,已历时三十五年。就心情、感情、愿望而言,我有强烈创作欲望,头脑里构想过宏篇巨制。怎奈垂垂老矣,心有余,力不逮,徒想而已。因此,修订《昨天的战争》,我很认真,因为这部书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文学工程。我写了三百来万字的小说,唯《昨天的战争》工作量最大。我不能做得再多,勉力把这一部修订稿弥补得尽可能好一点吧!

最后,我想说,无论当今或未来某些人怎样看待抗美援朝战争,一名志愿军军官在他的回忆录里表达的观点,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的,那就是——

如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便不会有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迄今的中国的和平!

作者 2008年11月,北京

时间：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夏

地点：北京、平壤、华盛顿、东京、汉城、朝鲜战场……

背景：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之后……

从一个士兵的动作，一个小群体的搏斗，或一个将帅的帷幄运筹，都可以展开一个古老的或现代的战场，感受它的严酷无情、谋略诡道和人的多样的遭际与命运……

## 第 一 章

今天夜里要攻打罗木山。

这一仗的指挥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必克，守必固”英雄团团团长——二十九岁的周天雷。

周天雷是步兵团长。今天晚上，他不仅要指挥将近两个团的步兵，还要指挥两个炮兵营。这是一场硬仗，是经过长时间周密运筹的步炮协同攻击。

罗木山位于横贯朝鲜半岛、绵延四五百里的战线的东段，海拔近千米，高耸雄伟，然而山顶却比较平缓，能够容纳较多的部队，易守难攻。在罗木山的左侧，越过两个标高四五百米的山头，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跨过公路，与罗木山并立相望的，是一座海拔八百米的高峰，名叫橡林山，也为敌军所据守。在罗木山的右侧，则是高度六百米、五百米、四百米、三百米不等的四五个山头，像卫星围绕着罗木山，参差不齐地同罗木山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防御锁链。而罗木山和橡林山，由于它们又高又大，在这一片美军阵地中，就成了核心和主轴，像一把钳子，紧紧卡住这条公路。

美国侵略者充分意识到罗木山的重要性。他们在罗木山上安放

了一个营部，驻守着两个步兵连，同时还有一个炮兵观测所和航空兵地面引导站。站在罗木山上，向南看，一眼可以看三十里，向北看，一眼可以看十五里。由于罗木山有这种优越的高度，由于美国侵略者从罗木山上指挥、引导炮兵和空军的活动，长期以来，它严重地威胁着志愿军安全，限制着志愿军行动，讨厌透了。

志愿军战士们，每当看到罗木山那又高又黑的影子，就狠狠地骂道：“该死的黑大个！”而团长周天雷，自从接防来到罗木山前，嗓子眼里就像卡了一根鱼骨头，心里特别别扭。他，一看见罗木山，一想起罗木山，后牙根就咬在一起了，脸上的颧骨就像刀削过似的棱角分明了，两只又大又圆的黑眼珠就停止转动，射出两道怒视的光。在自己的阵地上，他常常在行进中忽然停下来，双手叉腰，面对罗木山，一站就是好大一阵子。在这种时候，警卫员、通讯员或者参谋们，一看到他那铁定的身姿，就知道团长心里翻滚着风暴浪涛，谁也不去打搅他。今年入冬后的一天傍晚，战场上冷风飕飕，夕阳的余晖把半个天染得鲜红，一大群乌鸦呱呱叫着，飞进一片枯黄的阔叶林，周天雷也是这么铁定地站着，突然自言自语地大声说道：

“一把虎钳，岂容敌人掌握！我们要拿下这个罗木山，卡住美军的脖子！”

就这样，在罗木山前，周天雷立下了誓言。他那粗犷的声音，随着山风，随着流云，嗡嗡地传扬开去。

当时，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警卫员、通讯员和参谋们，一听到团长这斩钉截铁的豪言壮语，都会心地笑了起来，暗自叫好。他们知道，团长这话肯定有来头，罗木山上兵刃相见，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为了筹划这次战斗，周天雷多次到前沿观察，同军、师首长们反复研究，废寝忘食多少昼夜。今天下午，他们又开了一次前指会议，再次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真是运筹数日，决于一旦，今天夜里，志愿军就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歼灭罗木山守敌，拿下这个“黑大个”了。

这天晚上，来朝鲜前线体验生活的青年诗人司马仲，处在一种特

别兴奋的状态中。他借了一件又宽又大的军大衣，早早穿起，坐着不踏实，站着不舒坦。他来到前线后，也深受了战士们的感染，对罗木山上的敌人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巴不得早一天拔掉罗木山这个钉子，今天要攻打罗木山，而且是他来朝鲜后碰到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斗，怎能不激动呢？这几天，战士们的誓师会，给了他很大教育。他几次要求至少到离火线更近些的地方去，团长周天雷和政委潘振都不同意，这使他更加不能平静。

此刻，司马仲在自己住的掩蔽部里呆不住，便吹熄蜡烛，来到外面的交通沟里。

外面，铅灰色的阴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显得很低。山野里的积雪，只有微弱的反光。一阵冷风吹过，那堆积在浓密的松树枝上的雪块，便沙沙地抖落在地面。

战场上有一种神秘的寂静。空气中飘散着火药味。

司马仲在交通沟里站着，同时悉心听着，不知道哪一个瞬间，第一发炮弹会轰然爆响。

突然，他看到左边周天雷的掩蔽部里，小窗户闪射着一丝亮光，颇感惊奇，便扭身走去。而当他看到周天雷时，则更加惊异不止——周天雷正在蜡烛光下看一本书！

见司马仲进来，周天雷朝自己的行军床上扬扬下巴颏儿，说：

“哦，司马仲同志，请坐！”

司马仲没有坐，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周团长！我不能理解，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你是指挥，可你倒像没事儿的人，在读书，这是真的吗？”

周天雷坐在一截锯平了的木头墩子上，仍然拿着书，扭过身子，无声地笑了起来：

“诗人同志！你难道连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这就成问题了。”

“我觉得很怪！”司马仲两手抄在大衣兜里，惊奇的脸一本正经。

“这有什么怪呢？”周天雷倒由好笑变得惊讶了。

“在激战之前你能看得下书去？真有这种心思？”

周天雷掀开袖口看看手表，站起来，说：

“你说得很对。假如是一本诗或一部小说，不管多么精彩，我现

在也无心看它。可我看的是同眼前的战斗有关的书,是关于美军在朝鲜前线的阵地筑城的内部材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你瞧,”他指着摊开在木箱上蜡烛光下的军用地图,“我在反复研究我军的攻击道路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这个材料翻出来查一下。打仗,就要了解敌人啊!”

司马仲笑了,又说:

“看来,今天这一仗,你是信心百倍呀!”

周天雷响亮地说:

“当然。为了准备这次战斗,我们的团党委、全体战士和各级干部,包括军、师首长,吃不好,睡不香,忙了多少天!直到前几分钟,对步炮协同的问题还进行了研究呢。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把握,那就是开玩笑,这个仗就不用打了。”

司马仲点着头,看到周天雷的木箱上还放着几本书,便走近去顺手翻动,并问:

“这都是你看的书?”

“对,”周天雷说,“我这人,比不得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同志,你有十几年的时间进学堂,我呢,从少年时代起,就在战火中过日子,不忙里偷闲学习,怎么能长进呢?”

“你没有上过学?”

“乡村小学,断断续续几个学期。”周天雷笑着说,“你上的那种学堂,我的确一天也没有上过。我的学校是战场。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之后,我好不容易到军事学院去,学毛泽东军事著作,学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步兵师的战术;可是没有学完,朝鲜战争一爆发,这不又在战场上。”

司马仲又点点头,面露喜色和敬佩之情,插上来说:

“那你的文化水平可不低了啊!”

“嗨,有什么,还不是见缝插针挤出时间学的这一点点儿。朝鲜战争相持状态已延续一年多,国内人民又捐献来这么些书,翻出来看看吧!”

司马仲掂起一本《世界历史》,问:

“你喜欢历史?”

“可以这样说。”周天雷在烛光前站住，“我喜欢研究战争史。‘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你想，从弓和箭，长矛和大刀，一直发展到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原子弹，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可是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你看历史，每一个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国家没有不搞扩军、备战、侵略的。战争策源地垮掉一个，又产生一个。只要战争策源地还存在，就不能幻想永久和平。对不对呀？”

司马仲完全高兴起来了，再次点点头，坐在行军床上，可是，他的目光又移到周天雷床头的另一本书上，便问：

“你也在读《法兰西内战》？”

周天雷微皱眉头，说：

“这本书不好懂。”

司马仲说：

“很艰深。”

周天雷急走两步，凑近烛光，侧身倾腰，翻动手里的敌军资料，看了一会儿，又俯身到地图上，聚精会神地用铅笔指指划划，同时，又默默地点头；显然，他内心里在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对司马仲说：

“巴黎公社的错误在于没有向凡尔赛进攻，不过从军事上说，这只是个战术错误。从战略上说，那个时代你打不倒资产阶级，不能取得战略性胜利。朝鲜战争为什么僵持？就因为我们吃不掉美军，美军也打不过我军。但是对帝国主义不能抱幻想。板门店在谈判，谈谈停停，现在又停了。谈和打，这是美国的两手策略，我们也得用两手对付他。光靠谈不行，得立足于打！帝国主义什么时候主动让过步？没有嘛！”周天雷又掀开袖口看看手表，“哈哈，刹车，你跟我到指挥所去吧！”

司马仲跟着周天雷走出掩蔽部，从交通沟翻到山梁上。

在往团指挥所走的路上，周天雷曾习惯地停下来，听了听周围的动静，看了看被阴云笼罩的战场。罗木山在他的视野里，只是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子。他回身看一眼司马仲，诙谐地说：

“怎么样？你这位诗人现在有何感觉？你看——”他扬起右手，



绕了一个圈子，“一切好象都是平静的。可是，伏在雪地里、蹲在战壕里、守在坑道里等待出击的每一个战士都懂得，这种有点儿神秘的平静很快就会结束，接着而来的是地动山摇，烈火冲天。什么叫迅雷不及掩耳？什么叫兵贵神速？我们的战士是以怎样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夺取胜利？这些，你今天就可以有点真切的感受了！”

在一个用碗口粗的木头构筑成的宽大的掩蔽部里，团指挥所呈现着激战前的庄严气氛。

团指挥所，这就是一个神经中枢。

沿着那木头垒起的墙壁，几个参谋坐在木墩或木箱上，一人守一部军用电话机，随时准备同步兵营、炮兵室和师司令部联系。两个步话机报务员，在一个角落里，戴着耳机，随时准备同插进敌人侧后的部队通话。一张由战士们制做的散发着松油香味的桌子，摆在掩蔽部中间。桌面上放着闹钟，摊开着军用地图，参谋长正伏在那里凝神注视，好像要在最后一分钟发现自己的疏漏之处。

十几支点燃的蜡烛插在桌子上，插在四周的圆木墙壁上，把整个掩蔽部照得颇为明亮。掩蔽部的瞭望窗和门洞，都挂着用黑布和红布缝制的帘子，这是为了不让里面的光亮透出去，防止敌人的空袭。是啊，战场上就是这样，从外表看来，这里只是一片影影绰绰的高山、森林，而实际上，在这样的掩蔽部里，人们都在明亮的灯光下，分析研究，运用计谋，好像这些高山峻岭的心脏在跳动。

一个有着弹洞的美军的钢盔里，烧着木炭火，摆在桌子旁边。不知是谁用粗铁丝折了一个三脚架，在架子上坐了一把铁壶，壶里的水，发出嗞儿嗞儿的响声，好像琴弓在小提琴的高音弦上轻轻地滑动。

团政委潘振，一个四十岁挂零的人，穿着黄牛皮高筒暖靴，扎着皮带，背着手，在掩蔽部里稳重地走来走去。他时时在参谋长身边站住，弯下身子去看地图，凝神思索着和参谋长交换眼色。

挨近步话机报务员的一个人，显得与众不同。他身穿蓝色制服，戴眼镜，年龄稍大些，是新华社战地戴记者。他等待着报道战斗的消息。